

小说



清明前两天，邝雪芳的爸爸来电话，说，你奶奶去世三周年，又赶上清明节，你必须回来！她说，我肯定不能回去！你想，我是消防中队的志愿者，清明节了，要上山，要防火，能脱身吗？爸爸说，奶奶就你一个孙女，你敢不回来？爸爸说，我打电话找你们领导。果然，队长朱佳明对她说了，奶奶三周年祭奠，在农村是个大日子。这样，队里准假一天，你回去吧。她说，正是用人之际，我走了不合适。队长说，合适。说罢，队长一笑，修地走了。铜台沟村紧挨这个县的银肯沙漠，为荒僻山区。山高皇帝远，邝雪芳的爸爸邝书记在村里一呼百应。邝书记有自己的一套理论，那就是：你有千条妙计，我有一定之规。强龙压不过地头蛇，我的地盘我做主！就说清明节上坟不准烧纸的政令吧，平川地区，县城附近的村镇，早已“喧哗归一处 静默为一听”，令行禁止了。然而，在铜台沟，却依然我行我素，与上面“藏猫猫”。邝书记振振有词，我们村是老区，不怕打游击。他山外有他们的说法，我们有我们的章程。这里，年年清明节，甚至重要节日，该烧纸还是烧纸，甚至还要烧纸扎的车马人、楼房、飞机！邝书记说，烧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做好防火。只要不发生火灾，他能奈何我！

散文

千里东风一梦遥

广东吕海清

一九八九年，刚跌进六月，我慈祥的爷爷就得了急症。雨夜泥泞，热心的乡邻一脚深一脚浅把爷爷抬到距家五十多里地的矿务局医院，惜哉天不假年，一向健硕的爷爷说走就走了。三十多年来，我一直对爷爷走得过早，乃至于没有等到四世同堂，没有享到孙子们的孝敬而耿耿于怀。然而时光如流，冲淡了世间的一切恩怨，也冲淡了我对爷爷的思念。一别经年，魂魄不再入梦，我以为爷爷早登仙界，已脱沉沦了。不料，昨夜梦中竟又梦到爷爷。我梦见爷爷带着小时候的我去赶集。我们来到一个萧索的村子里，有几家饭店冷冷清清开着。爷爷显得很落魄，他只要一碗饭，静静地看我吃。我仿佛又回到了过去饥饿的年代，肚子咕噜噜叫了起来。可那是什么饭啊！一碗稀稀的生红薯面丸子，实在难以下咽。我吃得很委屈，抬脸看看爷爷，爷爷竟毫无表情，脸色蜡黄，一似临去前的样子。打开日历看看，清明节快要到了。莫非，真是爷爷地下有知，托梦给我去看望他老人家么！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最疼爱的人不是父亲，不是母亲，而是爷爷。母亲脾气暴躁，崇尚武力解决，而父亲，一向认为我母亲伟大正确，决不会施以援手，爷爷就成了我们弟兄逃避责罚的避风港。常常是，我们在前边跑，母亲在后边追，正在慌不择路的时候，爷爷总是会天神一般降临，长臂一伸，揽我们于身后，我们就安全了。这样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。小时候，爷爷给我们讲“聚宝盆”的故事，我们懂得得不得了，然而终究是个故事，一场虚无。只有爷爷的口袋才是真正的“聚宝盆”：糖果、水果、一把酸枣、几枚野果，若是幸运，还会有纸袋包着的肉夹馍……那年头，这可都是引起我们垂涎的好东西啊！爷爷口里省，肚里俭，却带给我们无穷的期盼与快乐。爷爷种地是个“好把式”。他身体健壮，又不惜力，眼色活一学就会，什么扬场、犁地、套车、磨粉……每一样农活都做得令人拍手。夏天，百草茂盛，我背着篮子跟爷爷去割草。爷爷说“割草莫乱跑，莫要挑，一刀刀割哩。”我照爷爷说的，果真效果良好。多年以后，我想起割草旧事，恍然而悟，爷爷这不仅是我教我农活，还是教我生活呢——当命运把一团乱麻一样的生活带到我们面前时，我们不要挑剔，一刀一刀，总能把生活理得顺畅当当。爷爷教会了我认识家乡的小草，又让太阳把我晒成大地的子民。他带我走遍家乡的每一道山梁，每一条沟沟，爷爷用他细密的、慈祥的、充满爱的罗网，网住了我这只死心塌地的小跟屁虫。我唯一感到欣慰的是，在爷爷弥留之际，我和哥哥一直守候在病榻前，守着他走完最后的旅程。爷爷一直昏迷，谵语连连。我记得有一次他呼唤我姑父的名字：“朝良，去窑腔把草背回来。”听到这句话，当时我的泪水禁不住喷涌而出。我的爷爷啊，你到死都在想着劳作，你无愧为最勤劳的大地之子。岁月沧桑，爷爷坟前的柏树越来越粗壮了，他坟上的青草，绿了又枯，枯了又绿。因为生活的奔波，我竟很少去坟前祭拜爷爷，每每思之，惭愧顿生。我是在梦中哭醒的。人固有一死，最终都要画个句号。然而活着的人对于已逝者也只能托东风寄去哀思。“清明涕送江边望，千里东风一梦遥。”情有不同，泪一样两行。

散文

父亲的味道

辽宁刘绍泉

清明节，成了我们每一个人心头不忍触碰的日子。这一天，总能勾起人们对过往的追溯和怀念，总能燃起心灵的惆怅和感叹。这样的时刻，我们不由得想起一些人，想起一些刻骨铭心的名字，想起一段难以忘怀的情节……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八年了，但闭上双目，他的音容笑貌依稀可见，他的味道是我一生无穷的回味！父亲年轻时曾是一名军人，1948年参军，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，1955年复员回到地方，先在铁路工作几年，之后回到家乡务农。七年的军旅生涯，养成父亲勤劳、认真、严谨、善学、刚毅的性格和作风。受父亲的影响，1979年，我也走出校门，穿上那身绿军装，步入部队这所大学校，去体验父亲的经历。父亲一生与土地打交道，在田间地头，仿佛总有父亲勤劳、躬耕的身影，更有父亲身上的老农气味：汗味、汗水濡湿衣衫后被体温发酵了的混合味，粪味、青草味、泥土味、叶子烟味，为缓解疲劳抿两口酒之后哈出来的口味，更有父亲那不知疲倦、默默付出、舐犊情深的慈父味道。父亲的味道，是身上浓浓的烟草味儿。从我记事起，父亲身上就有一股很浓的叶子烟的味道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父亲就会抽烟，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，那时家里生活十分贫困，根本抽不起“大前门”等香烟，父亲就自己动手种植青烟。春季，在自家院门外空闲的地方种上一小片青烟，用高粱秆夹上杈子，防止小鸡儿祸害。从育苗、移栽、施肥、除草到抽烟芽、摘烟叶、晒烟叶、储藏烟叶……父亲像呵护子女一样呵护着他心爱的尤物。繁重劳作间歇，停下来搓弄晒

他居然把当年打游击用“消息树”的战术用上了，虽然不是在山头放倒一棵树，不是点狼烟，但派了两个可靠的人隐藏在村口最高处，发现来人，发现警车，就打电话通知。铜台沟是小村，生者集中，亡者的墓地也大多集中在一个山坳，等外面的人发现烟火，赶到这里，早就销声匿迹了。为此，邝书记挺得意，说，铜台沟是世外桃源。我们这种祭奠方式，才是真正的祭奠，是至孝的一种形式，有利于村子的文明建设！邝雪芳驱车进了村子。他们一家包括亲戚、村邻近百人也在呼呼啦啦赶往坟莹。这些人抬着纸扎的楼房、轿车、电视机、火树银花，抱着冥币、黄裱纸，多数人的表情没有应该有的悲伤和凝重，反而有些喜气洋洋的，仿佛在进行一次演出排练。邝雪芳将车子戛然停在众人前边，拦住他们说，知道是森林防火戒严期吧？你们要干什么？停下，停下来！爸爸跑过来说，你要干什么，这可是给你奶奶烧的。奶奶活着的时候，最疼的就是你。爸爸，你是共产党员，是书记，要移风易俗，树立文明新风，更要有护林防火的意识。今天是清明节，是你奶奶的大日子，一切都得让道！不行，我是消防队的志愿者，职责所在，不能听之任之！你敢！这个家我说了算，这个村子也是我说了算！你要敢胡来，我就打电话投诉！你敢！



散文

存念青菜汤

江苏 王阿丽

2014年清明，公公躺在家中的病榻上，腹胀已有3日，脑部摔伤带来的身体各个功能的衰竭，他似乎预料到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。6个月前，79岁的公公摔了一跤，昏迷13天后苏醒，之后又经过两次抢救、安装心脏起搏器转危为安。出院后的公身体大不如从前，思维紊乱，时而清醒，时而糊涂；气管切开长期开放导致语言功能失能；两个月的胃管流汁鼻饲也导致公公咀嚼功能退化。清明节这天早晨，我护理公公时，他忽然用力推开我，我抬头看见公公盯着我。我估计公公这会儿又迷糊了，我摘下口罩，他紧锁眉头盯着我看了足足有3分钟，然后在手心写下了一个“王”字后，忽然大哭起来，看上去是后悔痛苦的模样。我紧握住公公的手，为他拭去泪水安慰到：“没关系，认出了就好，您会好起来的！”印象中，这是唯一一次看到公公流泪。先生买回了公公喜欢吃的虾、蔬菜、杂粮、水果，大伯将这些洗净做熟准备打成流汁。大家在厨房里忙碌着，准备清明节的午餐，我在房间陪着公公看电视。不一会儿，公公示意他要起床，我唤来先生一起帮公公穿戴完毕，扶着他起身，准备去阳台上晒太阳，公公则向厨房方向指了指，我俩不明所以，用轮椅推着他到厨房里，公公颤巍巍地撑着椅把，哆哆嗦嗦地站了起来。“爸，您这是想做什么呢？”先生疑问道，公公做了个炒菜的动作。“这？”我和先生对视着。公公烧的一手好菜，以前，家里的菜基本上都是公公做的，“要不，就让你爸烧个青菜汤吧？”婆婆在旁边提议着。于是，大伯在左边握着锅柄，大嫂在右边打着下手，先生蹲在后面托住公公的腰部，我和婆婆在旁边为公公助力。公公

炒了两下，就气喘吁吁了，我搬来椅子让公公歇歇。公公歇一会儿，站起来再炒一会儿，一锅青菜汤足足烧了半个小时。吃饭时，从来不吃青菜的小重孙竟然吃了小半碗；靠胃管鼻饲的公公也在当医生的女儿的指导下，慢吞吞地吃了几口青菜，喝了几口汤；那天的青菜汤当然被我们干了一个底朝天。午饭后，大家准备去祭祖，公公在旁边急得抓耳挠腮，我们知道，公公是很想去呢！但他这身体当然是扛不住的。我们出发时，公公打着手势，提醒着我们帮他在祖先坟前多多祭拜，当然，还有一件公公心心念念的事：在公公的再三催促下，清明前夕为他购买了一块墓地，按照家乡风俗，新墓地要挂红冲喜。这次去祭祖，墓地挂红这件事当然是计划之内的事了。祭祖回来后，我们去寿衣店取了公公的寿衣，这也是公公一直念叨的事。到家后，我们按照寿衣店老板的叮嘱，举行了仪式：把寿衣包托在手里，上下左右360度翻腾，祈祷公公早日摆脱折磨，恢复健康。公公看着这些五领三腰，满意地点了点头，嘴角边挂着浅浅的笑。那天的公公，显得特别有精神。也许所有的愿望都实现了，清明过后，公身体每况日下。一周后的清晨，婆婆给公公进行胃管流汁鼻饲时，公公安详地闭上了眼睛。公公的最后一个清明节，用他毕生的能量，把对亲人的爱，融化在一碗青菜汤中，观之，碧绿如玉；嚼之，缠绵清香；喝之，清爽润喉；品之，温馨暖心，成为我们舌尖上永不忘却的记忆，并足以让我们回味一生！思念一生！

出……那时候的农家猪都是“吃糠咽菜”自然长大的，没喂过“催肥长肉”的精饲料，故肘子肉香而不腻，白菜汤鲜而爽口。吃饭时大人会喝点白酒，唠点闲嗑儿。孩子们则放开肚皮“可劲造儿”，已经吃得很饱了，还要再抓一把耗油剩的“油梭子”塞进嘴里……父亲的味道，是豆腐脑儿的纯香。每年春节将至，父母总要用自产的黄豆，以最原始的方法，做一大黑盆的豆腐：先将泡发的黄豆用电里的石磨拉好，再放到十八印的大锅内烧制、过包、出浆、装盆，点上卤水……时间不长便凝结成豆腐脑儿。此时，大人们可以休息片刻，为守在一旁的小馋猫们，各自盛上一碗，放上蒜酱等调料，此时，只可闻到满屋豆花飘香，只可听到喝吃豆腐脑儿的“丝丝”声了……父亲的味道，是黏豆包的香甜弥香。小的时候，黏豆包是家乡人过大年必备的主要食品。一进腊月，家家户户都开始做黏豆包。先将大黄米磨成面粉，把面和好了放在炕头上，上面蒙上棉被进行发酵。发面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。接下来是炒豆馅。豆馅是自家种的红小豆和豌豆，那时我家种的豌豆紫红带白色的斑点，叫腰花儿，炒熟又面又香，放上糖精，后来能买得起糖了就放上糖，炖烂了用酱片子砸碎，就成豆包馅了。掏出放在盆里，然后攥豆馅。用手把细碎滑腻豆馅攥成一个个小团，等面发好就可以做豆包，再垫上苏子叶上锅蒸。面发好了，往往是父亲揣面，母亲做黏豆包。揣完面，大多时候是父亲和母亲一起做黏豆包。黏豆包蒸好以后晾着，凉了，再拿到外面冻上，时间不长冻透了，用菜刀背从盖帘上打下来存放到大缸里。这亮晶晶金黄色的黏豆包，谁见了都垂涎三尺呀！哪户人家

“这个字该念tǎ吧？”祖父微微抬头，脸含笑意，目光从镜片上方斜倾过来。夏日午后，蝉鸣悠长。大门两旁，两棵高大笔挺的老柏树将日光挡在半空。小黑蜢在树下，将头枕于后腿，漏下的日光滑过它圆润的鼻头，几根长长的胡须偶尔翕动一下。檐口瓦沟里，混生的野草葱茏青翠；成串的刺槐花自绿叶中垂下来，白亮亮的，馥郁的香气让鼻子有些痒痒。门旁一尊石臼，我和妹妹伏在石臼上，翻连环画册，大声念读。“水獭(lǎi)潜入河中，抓了一条大鱼。”其时，祖父在客堂里，半躺在傍大门的凉椅上，看《镜花缘》。翻开的书摊在膝盖上，厚厚的，泛黄的纸，密密麻麻的字。“这个要念tǎ”，祖父说，他抬起头，老花镜已滑到鼻尖，眼含笑意，清瘦的脸上满是慈祥。祖父喜读书。小说，童话，图书，杂志，实在没读的就翻出我的课本来看。《说岳全传》《七侠五义》《封神榜》《水浒传》《红楼梦》《今古传奇》……对于文字的朦胧意识，便是在祖父的书里渐渐获得。祖父读书极慢，一本书常常要看很长时间。他爱坐在客堂的竹制凉椅上，无论冬夏。冬天常垫一棉垫或是旧衣，椅下搁一火盆；夏天便执一把蒲扇，偶尔摇摇，驱蚊驱蚊虫与炎炎暑气。有时候，他会于凉椅上睡过去，仰头，微张着嘴，甚至鼾声渐起。书横于腹上，间或滑落于地。自卧房出来，端着豆米油菜的祖母也是乜斜一眼，径直灶间做饭去了。小时候，听到别人叫祖母的名字，好奇新奇难懂。后来些许认得几个字，才惊讶地发现，祖母的名字居然是她姓氏的繁体字的拆解。据说，祖母本没有名字，她十二岁嫁与祖父后，是祖父替她起的名。有一年，冬天极冷。瓦屋上的白霜像是曝晒的豆渣，厚厚一层，檐口下的石柱亮晶晶的，似夏日里清甜的冰棒，让人忍不住想去啜一口。屋门口的大水田变成了一面镜子，捡一块小石子飞手扔去，“砰”的一声，石子在冰上飞溅，碰到对岸去了。祖父于是到床上看书去。那时，乡下农村，泥墙竹壁，家家户户都是挂蚊帐的。厚厚的麻布帐子，冬暖夏凉。祖父在蚊帐顶上钉了一个钩子，挂上煤油灯，罩上纸糊的灯罩。漫漫冬夜，昏昏的帐子里，如豆的油灯下，祖父摊开书，戴上老花镜，用他逐渐浑浊的目光一遍遍地抚摸那些或模糊或清晰的文字。“净看些没用的，哪来的好精神？能当饭吃哪？”祖母很是不满，“一天闲事不管，当心烧死你这把老骨头”。祖父似没听见，常常不应声。祖母的担忧，在不久后变成了现实。一天夜间，不知咋的，油灯一偏，点着了灯罩，火势蔓延，一下蹿到帐子上。睡在一端的祖母猛地惊醒，扯乱蚊帐，一下子扑上去……自蚊帐被烧掉一个大窟窿后，祖父不再在帐子里看书了，他再度回到凉椅上，常常一坐便是半夜……祖父去世，享年75岁。那时，我在外地工作。当我赶回家，祖父已躺在客堂的棺木里。喷着红漆的棺材放在两根木凳上，下面的小瓷碗里，油灯如豆，袅袅娜娜。供桌前有一碗一筷，是祖父生前用过的。出殡前的最后一次探视，揭开棺盖，祖父戴着青布小帽，安详地躺着，熟睡一般，只是太小太瘦。梦中，祖父面容模糊，声音微弱：好渴啊，我想喝点开水。儿时的那房子里，土砌的灶台，黝黑的铁锅。灶间空空，灶膛里，余火未尽。我与姐费力地将那口老大的铁锅抬起，架在灶上。锅底乌黑，滴水未有一滴。祖母似在旁边，一声不响。水在哪里？心中焦急，猛然醒来，意识渐清，再过几天，就是清明。祖父祖母先后离世，已经十七八年，生前点滴，间或出现在梦中，偶尔会细细想一遍。至亲之人，永远在心里，无论多久，无论多远，他们，从不曾离开。

散文

“这个字该念tǎ吧？”祖父微微抬头，脸含笑意，目光从镜片上方斜倾过来。夏日午后，蝉鸣悠长。大门两旁，两棵高大笔挺的老柏树将日光挡在半空。小黑蜢在树下，将头枕于后腿，漏下的日光滑过它圆润的鼻头，几根长长的胡须偶尔翕动一下。檐口瓦沟里，混生的野草葱茏青翠；成串的刺槐花自绿叶中垂下来，白亮亮的，馥郁的香气让鼻子有些痒痒。门旁一尊石臼，我和妹妹伏在石臼上，翻连环画册，大声念读。“水獭(lǎi)潜入河中，抓了一条大鱼。”其时，祖父在客堂里，半躺在傍大门的凉椅上，看《镜花缘》。翻开的书摊在膝盖上，厚厚的，泛黄的纸，密密麻麻的字。“这个要念tǎ”，祖父说，他抬起头，老花镜已滑到鼻尖，眼含笑意，清瘦的脸上满是慈祥。祖父喜读书。小说，童话，图书，杂志，实在没读的就翻出我的课本来看。《说岳全传》《七侠五义》《封神榜》《水浒传》《红楼梦》《今古传奇》……对于文字的朦胧意识，便是在祖父的书里渐渐获得。祖父读书极慢，一本书常常要看很长时间。他爱坐在客堂的竹制凉椅上，无论冬夏。冬天常垫一棉垫或是旧衣，椅下搁一火盆；夏天便执一把蒲扇，偶尔摇摇，驱蚊驱蚊虫与炎炎暑气。有时候，他会于凉椅上睡过去，仰头，微张着嘴，甚至鼾声渐起。书横于腹上，间或滑落于地。自卧房出来，端着豆米油菜的祖母也是乜斜一眼，径直灶间做饭去了。小时候，听到别人叫祖母的名字，好奇新奇难懂。后来些许认得几个字，才惊讶地发现，祖母的名字居然是她姓氏的繁体字的拆解。据说，祖母本没有名字，她十二岁嫁与祖父后，是祖父替她起的名。有一年，冬天极冷。瓦屋上的白霜像是曝晒的豆渣，厚厚一层，檐口下的石柱亮晶晶的，似夏日里清甜的冰棒，让人忍不住想去啜一口。屋门口的大水田变成了一面镜子，捡一块小石子飞手扔去，“砰”的一声，石子在冰上飞溅，碰到对岸去了。祖父于是到床上看书去。那时，乡下农村，泥墙竹壁，家家户户都是挂蚊帐的。厚厚的麻布帐子，冬暖夏凉。祖父在蚊帐顶上钉了一个钩子，挂上煤油灯，罩上纸糊的灯罩。漫漫冬夜，昏昏的帐子里，如豆的油灯下，祖父摊开书，戴上老花镜，用他逐渐浑浊的目光一遍遍地抚摸那些或模糊或清晰的文字。“净看些没用的，哪来的好精神？能当饭吃哪？”祖母很是不满，“一天闲事不管，当心烧死你这把老骨头”。祖父似没听见，常常不应声。祖母的担忧，在不久后变成了现实。一天夜间，不知咋的，油灯一偏，点着了灯罩，火势蔓延，一下蹿到帐子上。睡在一端的祖母猛地惊醒，扯乱蚊帐，一下子扑上去……自蚊帐被烧掉一个大窟窿后，祖父不再在帐子里看书了，他再度回到凉椅上，常常一坐便是半夜……祖父去世，享年75岁。那时，我在外地工作。当我赶回家，祖父已躺在客堂的棺木里。喷着红漆的棺材放在两根木凳上，下面的小瓷碗里，油灯如豆，袅袅娜娜。供桌前有一碗一筷，是祖父生前用过的。出殡前的最后一次探视，揭开棺盖，祖父戴着青布小帽，安详地躺着，熟睡一般，只是太小太瘦。梦中，祖父面容模糊，声音微弱：好渴啊，我想喝点开水。儿时的那房子里，土砌的灶台，黝黑的铁锅。灶间空空，灶膛里，余火未尽。我与姐费力地将那口老大的铁锅抬起，架在灶上。锅底乌黑，滴水未有一滴。祖母似在旁边，一声不响。水在哪里？心中焦急，猛然醒来，意识渐清，再过几天，就是清明。祖父祖母先后离世，已经十七八年，生前点滴，间或出现在梦中，偶尔会细细想一遍。至亲之人，永远在心里，无论多久，无论多远，他们，从不曾离开。

父亲的味道，是浓浓的药味。父亲年轻时身体就不好，四十多岁就得上了支气管炎，肺气肿，气短体弱，常年离不开药。我参军到部队后，每次回家看望父母，总要给父亲买好多止咳平喘及感冒清明的药，父亲成了药罐子，天天离不开药，父亲病重时经常住院打点滴，一打就是一个多月，从父亲身上总能闻到一股浓浓的青霉素和消毒水的味道。父亲的味道，是广大农村里老农身上的那淳朴、善良、勤劳、本分、护犊的味道；父亲的味道，是爱的味道，令我沉醉，令我痴迷，令我感动。父亲的味道里溢满了爱，那缕缕的爱意是温暖的，贴心的，更是深沉的，是含而不露的。当我在生活细枝末节中享受着父爱的那一刻，也真切体会到了父亲的味道，父亲的味道，是童年里想往的味道，也是父亲仙逝远去以后，常常怀念的味道，亦是我们今生今世难以忘怀的味道……

清明时节，同样是一种感恩中的反思！特别是对那些父健在的人，更是一种深度的思考。劝君莫要等到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孝而亲不待的境地！好好地行孝尽孝，不要给自己留下终生遗憾。只有珍惜当下，珍惜亲情，珍惜美好的生活，珍惜生命中的每次遇见，活好当下活出精彩，学会感恩，才不会有泪纷纷雨愁愁之感叹！

祝愿父亲天堂一切安好！